

《醒世姻緣傳》可補程度副詞情況考察*

— 以“極”、“很”爲中心 —

鄭鎮控** · 高影***

◁ 목 차 ▷

- I. 引言
 - II. 《醒世姻緣傳》程度副詞作補語的情況
 - III. 關於“極”作補語
 - IV. 關於“很/狠”作補語
 - V. 結論
-

I. 引言

關於程度副詞能否作補語的問題一直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朱德熙(1982)¹⁾提出「副詞只能作狀語，不能作定語、謂語和補語」。邢福義(2000)²⁾提出：「在句法功能上，副詞以純狀語性作爲充要條件。個別副詞，包括‘很’和‘極’，以及強調極度的‘萬分’，可以作補語。比如：焦急得很，焦急極了，焦急萬分。這一點表明，個別程度副詞對副詞的純狀語性稍微有所突破。」張誼生(2000)³⁾提出「在現代漢語中，能夠充當補語的副詞都是程度副詞。從句法功能看，可以將它們分爲兩類，兼職充當補語的可補程度副詞與專職充當補語的唯補程度副詞。現代漢語中作補語的程度副詞數量不少，可補副詞和唯補副詞分別有16個。」對於被諸多學者認可的可

* 本篇論文是《〈醒世姻緣傳〉程度副詞研究》(崇實大學博士論文,2016.2)寫作過程中投稿的。

** 崇實大學 中文科 教授。

*** 崇實大學大學院 中文科 博士生。

1) 朱德熙,《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1982,217頁。

2) 邢福義,《漢語語法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182頁。

3) 張誼生,《現代漢語副詞研究》,學林出版社,2000,135-140頁。

以作補語的“很”、“極”等幾個程度副詞，楊榮祥(2005)⁴認為：「近代漢語中，有一些詞通常被看作是副詞作補語，如‘甚、煞、極、非常’等，其實，在句法結構中，它們中有些根本不應該分析為補語，也不是副詞，有些雖然在句法結構中充當補語，但也並不是副詞。」葉南(2007)⁵認為：「程度副詞可以作狀語也可以作補語，程度副詞作狀語是典型句法功能，作補語是非典型句法功能，兩者具有不對稱性」，並用標記理論對此進行了描寫和解釋。唐賢清、陳麗(2010⁶)，2011⁷)，2011⁸)分別對“極”、“煞”、“死”等作程度補語進行了曆時和跨語言的考察，用跨語言的材料為這三個副詞作程度補語進行了佐證。本文參考各家的研究成果，認為程度副詞除了作狀語外，少數程度副詞可以作補語。本文對《醒世姻緣傳》可補程度副詞進行深入分析，對程度副詞作補語的來源及發展過程進行考察，分析《醒世姻緣傳》程度副詞做補語的特點。

II. 《醒世姻緣傳》程度副詞作補語的情況

《醒世姻緣傳》中共有50個程度副詞，其中有6個為可補程度副詞，分別為“異常、甚、很/狠、極、忒、至”，從表義功能上看，6個可補程度副詞所組成的述補結構都是不含比較義的結構。在表達效果上，並不表示比較，只表程度，但不同副詞所表示的意義還是略有深淺強弱之分的。“異常、極、至”表達的程度高於“甚、很/狠、忒”。例如以下例句所表示的程度並不相同：

例：最是素姐與程大姐吃虧得很，連兩只裹脚一雙繡鞋也不會留與他，頭發

4) 楊榮祥, 《近代漢語副詞研究》, 商務印書館, 2005, 291-292頁。

5) 葉南, 〈程度副詞作狀語和補語的不對稱性〉,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2007 (5), 210-214頁。

6) 唐賢清陳麗, 〈“極”作程度補語的曆時發展及跨語言考察〉, 《古漢語研究》, 2010 (4) 11-19頁。

7) 唐賢清 陳麗, 〈程度補語“煞”的曆時來源及跨方言考察〉, 《理論月刊》, 2011 (2), 5-9頁。

8) 唐賢清陳麗, 〈“死”作程度補語的曆時發展及跨語言考察〉, 《語言研究》, 2011 (7), 79-85頁。

拔了一半，打了個七死八活。（第七十三回，942頁）（表示程度高）

例：大尹詫異的極了，每人三十大板，一夾棍，一百杠子。（第二十二回，296頁）（表示程度達到極點）

從結構方式來看，語料中出現了兩種類型：組合式和粘合式。⁹⁾根據統計結果可知，34個例句中組合式補語共出現28例，占82.4%，粘合式補語共出現6例，占17.6%，組合式補語使用頻次明顯高於粘合式補語，多數情況帶補語標記“得/的”。文本中未出現程度副詞只能充當粘合式補語的情況。

只能充當組合式補語的有：甚1例、忒1例、很/狠4例，至1例。既能充當組合式補語又能充當粘合式補語的有：異常（組合式4例，粘合式1例）、極（組合式17例，粘合式5例）。34個例句中，修飾形容詞性結句構共出現22例，修飾動詞性結構共出現12例，以心理動詞為主。語料中程度副詞作補語的詳細情況，如下表所示：

表一 《醒世姻緣傳》程度副詞作補語情況統計表

程度副詞	數量	組合式	粘合式	形容詞性結構	動詞性結構
甚	1	~+得+甚			攔
忒	1	~+得+忒			傷
很/狠	4	~+得/的+很/狠		浪(2)，吃虧	喜歡快樂
至	1	~+之至		不勝恐懼	
異常	4	~+得+異常		跑躁、狠忙、刻薄	
異常	1		~+異常		作惡
極	14	~+得/的+極+了		虛、可惡、欺心、廢弛、傾蓋如故、樂	詫異(5)、希詫、喜(2) ¹⁰⁾
極	5		~+極+了	虛損、痛、可惡、虧損	詫異
極	3	~+之+極		可惡、敗興、縝密	

9) 組合式，就是指補語同中心語之間必須使用補語標記“得/的”；粘合式，就是指補語直接後附於中心語，不需補語標記。

10) 括號內的數字表示該詞出現的次數，浪(2)表示“浪”出現2次，詫異(5)表示“詫異”出

下面本文重點對“極、很/狠”兩個程度副詞作補語的情況進行詳細分析。

III. 關於“極”作補語

《說文·木部》：「極，棟也。」徐鍇系傳：「極，屋脊之棟也。“極”的本義是房屋的中棟，正梁，正梁是古代房子的核心，是房子最高的部分之壹。“極”本是壹個空間處所概念名詞。在曆時發展過程中，“極”的詞義發生變化。主要的詞義虛化軌跡為：“房屋最高的部分”（名詞）-----“極點”（名詞）-----“達到頂點”（動詞）-----“達到極點的”（形容詞）-----沒有具體的指稱或比較對象，詞義虛化（副詞）。

據唐賢清（2010）¹¹的考察，在春秋戰國時期，副詞“極”還比較少見，《左傳》中“極”僅有13例，都為名詞，表示“極點或標準”。戰國晚期的《戰國策》中出現了2例程度副詞“極”作狀語的用例。據趙軍（2006）¹²的考察，《史記》中用作程度副詞的“極”共出現了 23 次之多，並且主要修飾形容詞性結構，大多為性質形容詞，修飾動詞性結構的情況極少。可見，“極”虛化為程度副詞作狀語的用法比較早，在漢代已經比較普遍了。但此時作程度補語的“極”尚未出現。

程度副詞“極”作補語發展情況如下：

句法位置的變化促進了程度補語“極”的發展，只有“極”位於被修飾成分之後才有可能獲得補語功能。在先秦文獻中就出現“謂詞”與後面的“極”由“之/至”連接的用例。

例1：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昵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左傳·哀公二十年》）

例1中的“極”為名詞“極點”的意思，但“謂詞+之極”表達的是壹種程度義。“謂詞

現5次，喜（2）表示“喜”出現2次。

11) 唐賢清，〈“極”作程度補語的曆時發展及跨語言考察〉，《古漢語研究》，2010（4），13頁。

12) 趙軍（2006）在〈“極”的語法化、可補性和相對性〉一文中將《史記》中的程度副詞“極”進行了統計，共出現23例之多，但未出現作補語的情況。

+之極”結構是“極”向程度補語發展的初始源頭。

程度副詞“極”在形成之後，壹般都是位於所修飾成分之前表其所具有的程度量。但與此同時後置的“極”也隨之出現，出現了“謂詞+極”的結構，“極”在句法位置上的位移是推動其成為程度補語的壹個重要因素。

例2：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淮南子》）

例3：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暑景。（《史記》）

太田辰夫（2005）認為例2和例3中的“極”原本是動詞，是“達到極點”的意思。¹³但這裏的“極”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認為是程度副詞作補語，這裏的“極”正是發展為程度補語的過渡階段。例如：例句3中，句子的主語是“冬至”，“短”是謂語，那麼“極”可以看作是修飾限制“短”的程度副詞，表示謂語“短”所具備的程度量，只不過句法位置上屬於後置。因此，此時程度副詞“極”不但可以前置作狀語，而且已經處於程度補語發展的萌芽階段。

魏晉時期《世說新語》¹⁴中出現了1例“謂詞+極”的用例：

例4：（許侍中、顧司空）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已帳眠。（《雅量》）

“二人歡極”中的“歡極”，也可以將其看作是述補結構，“極”為程度副詞，“極”是“歡”的補語。這壹階段程度副詞“極”作補語的用例很少，也正是程度副詞“極”作補語使用的過渡階段。

到了宋代，《朱子語類》中出現3例程度副詞“極”作補語的用例：“AP+極了”，“AP/VP+得+極了”的結構，“AP極”由於“得”字的插入，由主謂結構變成了述補結構。“極”由對前面“AP”狀態的陳述變成了對“AP”狀態所達到程度的說明。語氣詞“了”

13) 太田辰夫（2005）《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14) 唐賢清（2010）對《世說新語》中的“極”進行了考察，認為先秦文獻中“V/A+ 極”結構中的“極”壹般應視為動詞，是程度補語的源頭。認為《世說新語》中的這個“極”是由動詞向程度補語演變的臨界點的例子，魏晉時期是程度副詞“極”作補語產生的萌芽階段。

的出現，也是推動“極”向補語發展的重要因素。但語料中的“極”虛化並不完全，仍然處於程度補語發展的過渡階段。

例5：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邵子之書》）

例6：事弄得極了，反爲虜人所持。（《朱子語類》卷一二七《本朝一》）

例7：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不似別人。（《朱子語類》卷一百三《羅氏門人》）

到了明代“極”作補語的情況漸漸增多，本文考察了明代作品《金瓶梅詞話》，出現了“AP+極了”，“AP+之極”兩種結構形式，但僅有3例。

例8：昨日應二哥說，此是你虛極了。（《金瓶梅詞話》）

例9：言訖，西門慶共他相偎相抱，上床雲雨，不勝美快之極。（《金瓶梅詞話》）

從清代開始，“極”在狀語位置上的使用頻率略有減少，在補語位置上發展迅速。清代開始“極”作爲補語大量使用，迅速發展，結構形式也非常豐富。本文考察了清代的《儒林外史》，共出現了“AP/VP+之極”、“AP/VP+極”、“AP/VP+極了”、“AP+之極了”、“AP+的+極了”、“AP+已極”6種結構形式，如下：

例10：今日會見，歡喜之極。（AP +之極）

例11：董孝廉先開口道：“久仰大名，又讀佳作，想慕之極！（VP+之極）

例12：張俊民道：“少爺爲人好極，只是手太松些，不管甚麼人求著，他大捧的銀與人用。（AP +極）

例13：問著他又補了廩，以優行貢入大學，益發喜極。（VP+極）

例14：這禿奴可惡極了！（AP +極了）

例15：向知縣道：“這果然也胡說極了。”（VP+極了）

例16：無論那馬先生不可比做亢龍，只把壹個現活著的秀才拿來解聖人的經，這也就可笑之極了！（AP+之極了）

例17：湯鎮台道：“這便好的極了。”（AP+的+極了）

例18：這匡超人精神最足：早半日做生意，夜晚伴父親，念文章，辛苦已極，中上得閑，還溜到門首同鄰居們下象棋。（AP+已極）

到了現代漢語時期，“極”作補語的結構形式逐漸固定，結構形式較近代漢語時期有所減少，固定的結構形式壹直沿用至今，但補語的使用頻次有增無減。現代漢語中的“極”作狀語時壹般用於書面語中，口語中壹般作補語。本文考察了《圍城》和《生死疲勞》兩部現當代文學作品，共出現了“AP+極了”，“AP+極”，“AP+之極”3種結構形式，如下：

例19：三奶奶沉著臉，二奶奶歡笑道：“好極了！咱們是要去歡迎大嫂的。”（《圍城》）

例20：鴻漸倦極，迷迷糊糊要睡，心終放不平穩，睡四面聚近來，可是合不攏，仿佛兩半窗簾要按縫了，忽然拉鏈梗住，還漏進一線外面的世界。（《圍城》）

例21：這小子實在是精力過剩，無聊之極，竟然背誦《參考消息》，他小眼通紅，額頭被燈煙子熏得烏黑，得著公家不要錢的燈油，他沒命地熬。（《生死疲勞》）

例22：“對極了，他們要我們做好孩子，不要做壞孩子，”龐鳳凰說。（《生死疲勞》）

本文將宋、明、清、現當代幾部重要文學作品中程度副詞“極”作補語的使用頻次、結構形式進行統計與整理，具體情況如下表：

表二 程度副詞“極”作補語的使用頻次統計表

文獻時代	文獻名稱	“極”作狀語	“極”作補語	補語所占比例(%)
宋代	朱子語類 (前20卷)	114	3	2.56
明代	金瓶梅詞話	59	3	4.84
明末	醒世姻緣傳	272	22	7.48
清代	儒林外史	104	25	19.38
現代	圍城	17	11	39.29
當代	生死疲勞	37	10	20.83

表三 程度副詞“極”作補語的結構形式統計表

文獻時代	文獻名稱	結構形式
宋代	朱子語類	AP+極了, AP/VP+得+極了
明代	金瓶梅詞話	AP +極了, AP+之極
明末	醒世姻緣傳	AP/VP+得/的+極了, AP/VP+極了, AP +之極
清代	儒林外史	AP/VP+之極, VP/AP+極, AP/VP+極了, AP+ 之極了, AP +極了的, AP+已極
現代	圍城	AP+極了, VP +極
當代	生死疲勞	AP+極了, AP+之極

通過對比分析，本文總結出《醒世姻緣傳》中程度副詞“極”作補語的主要特點為：

1. 使用頻率增高，虛化程度高

《醒世姻緣傳》中“極”作補語的用法已經相對成熟。與之前的《朱子語類》、《金瓶梅詞話》相比，“極”作補語的用例明顯增加，成為《醒世姻緣傳》中最主要的可補程度副詞。在語法功能上，由之前（《朱子語類》、《金瓶梅詞話》）的絕大多數情況修飾AP發展到比較自由地修飾AP和VP，並且修飾VP的用例明顯增多，語法功能增強，為之後“極”作補語的不斷發展奠定基礎。在近代漢語末期及現代漢語中，“極”作補語的情況仍然有增無減。《醒世姻緣傳》中作補語的“極”虛化程度很高，已經沒有具體的指稱或比較對象，僅表程度義。

下面對“極”作補語的用法不斷發展的原因進行簡要討論：此時，漢語中存在大量的與“極”類似的表高程度的副詞，如“最、甚、好、十分、很”等，語言的經濟性原則不允許同義關係的程度副詞大量共存，在發展過程中壹些程度副詞因此會受到影響和排擠，“極”也在其中。程度副詞作狀語是基本的句法功能，能夠作補語的程度副詞並不多。隨著其它同義程度副詞的不斷發展，“極”作狀語的用法受到排擠，而促使其作補語的用法逐漸發展。對“極”影響最大的程度副詞就是“最”，“最”也可以表示動作或狀態的程度達到最高級，與“極”表達的程度相近，在沒有比較的情況下，“最”與“極”的使用界限並不明顯，語義上具有相似性。¹⁵⁾“最”的不斷發展與廣泛使用

使得“極”在作狀語的用法上受到影響及排擠。發展到現代漢語時，“極”作補語為主要用法，並且多用於口語，作狀語的情況減少，並多用在書面語中。

2. 補語結構中的助詞“的/得”的興起及句末語氣助詞“了”的穩定使用

程度副詞“極”作補語，在發展過程中先後出現了四個與之相關的重要結構：“謂詞+之（已）極”、“謂詞+極”、“謂詞+得/的+極（了）”、“謂詞+極了”。《醒世姻緣傳》中，程度副詞“極”不僅繼承了古代漢語中的結構形式“AP+之極”，而且也出現了近代時期產生和發展的結構形式“AP/VP+得/的+極了”和“AP/VP+極了”。文本中“極”作補語的結構形式已經非常豐富，較宋、元、明時期其它語料有明顯發展，具體表現為：

第一、“AP/VP +得/的+極了”與“AP/VP +極了”並用並存。“AP/VP +得/的+極了”是一個組合式結構，語料中結構助詞“得”與“的”混用無別，可以視為同壹助詞的異體形式。且此結構中助詞“得/的”出現與否，既不影響語義，也不改變句法結構，出現了兩種結構形式的並用並存現象。在《醒世姻緣傳》中“AP/VP+得/的+極了”和“AP/VP+極了”使用頻率也相近。在清代的作品中，“AP/VP+得/的+極了”的用例開始明顯減少，漸漸被“AP/VP+極了”所取代。現代漢語中，馬慶株（1988）¹⁶在〈含程度補語的述補結構〉壹文中，根據補語的語義特征將不表示比較的述程式分為兩類進行討論：粘合式和組合式。程度副詞“極”屬於粘合式，即不需要補語標記詞“得”。這壹變化主要處於以下兩個原因：1.“的/得”出現與否並不影響語義，也不改變語法結構，也就是說“的/得”的出現可有可無，並不是必要的，所以語言的經濟性原則不允許“的/得”壹直出現在這壹結構中。2.由於多個表高級的程度副詞的共存及同義程度副詞“最”的發展，使得“極”作狀語的用法不斷減少，而同時“極了”已經漸漸地凝結固化為壹個結構，不利於“的/得”在結構中的發展與保留。

15) 朱文靜（2008），“最”與“極”壹樣也可以表示動作行為或狀態顯示出來的程度達到最高級，語義上具有相似性，雖然“最”是一個相對程度副詞，但在沒有比較範圍的情況下，二者的界限不是很清晰，所以在壹定程度上，“最”可以兼有“極”的功能。

16) 馬慶株，〈含程度補語的述補結構〉，《語法研究與探索》（四），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第二、“AP+之極”與“AP/VP+得/的+極了”共存。“謂詞+之極”與“謂詞+得/的+極了”表示的語義相近。在古代漢語中“之”是重要的結構助詞，隨著結構助詞“得/的”的發展使“之”受到了影響，“之”漸漸弱化。古代漢語中的常用形式“之極”在《醒世姻緣傳》中仍然保留，並且已經凝結固化成爲壹種固定形式，此時的“之”僅可以和“之極”、“之至”等幾個固定的結構組合在一起。在現代漢語中“之極”壹般用在文言色彩濃重的書面語中，壹般不用於口語。《醒世姻緣傳》中“AP+之極”在使用中壹般有身份及場合的限制，多用於正式場合或書面語中，偏雅言。文本中出現了“可惡之極”和“可惡的極了”兩種形式。

第三、程度副詞“極”與語氣助詞“了”的粘合使用，用法已經固定。句尾語氣詞“了”出現後，“了”和“極”的粘合共現也隨之發生。在《朱子語類》和《金瓶梅詞話》中，“極”與“了”的連用已經發生，但是用例極少，用法並不穩固。在《醒》中，除了“AP+之極”以外的用例，“極”後全部出現了語氣助詞“了”。文本中“極”與“了”的粘合使用已經相對固定，成爲現代漢語“極”與“了”粘合連用的重要基礎。現代漢語中，呂文傑(2013)¹⁷將狹義程度補語根據結合方式進行分類，“極”屬於粘合式中補語後必須帶“了”的壹組。“極”作補語時不與結構助詞標記“得”連接，但其後必須帶語氣助詞“了”。

IV. 關於“很/狠”作補語

根據對現有文獻資料的考察，《說文解字》：“很，不聽從也。”很的最初義是“不聽從”，爲動詞，但這種用法很少，後又從“不聽從”意引出第二個義項——“凶狠、乖戾”，爲形容詞。

《說文·犬部》：“狠，吠鬥聲。”後又引申出“凶狠、乖戾”之意，與“很”的意思相同，於是“狠”與“很”通用，“狠”的“凶惡”義晚於“很”。據考察在魏晉以後“很”與“狠”才廣泛通用。¹⁸⁾

17) 呂文傑〈現代漢語程度範疇表達方式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3。

18) 根據王靜(2003)的考察：先秦到唐宋，“很”一直用作形容詞。在《說文》中，“很”、“狠”意別。大概是“狠”由於犬鬥聲有“凶狠”之意，所以“狠”又引申出“凶狠、乖戾”之意，與“很”的

根據王靜（2003）的考察，起初，“很/狠”常與其它同義或近義的形容詞連用作謂語，其表義及地位是相同的，例如“很戾”爲“凶暴、乖戾”、“很傲”爲“很戾倨傲”。隨著語言的發展，這兩者的地位漸漸出現了不平衡現象。語義上“很/狠+形容詞”以形容詞爲中心，“很/狠”有了修飾色彩，語法上偏重於“很/狠”作狀語修飾形容詞中心語。¹⁹⁾這是“很/狠”由形容詞向副詞轉變的萌芽階段。

根據太田辰夫的觀點來看，“很/狠”質變爲副詞可能跟語言接觸有關，他認爲在元代“很”就是程度副詞“很”、“狠”，可能是由於當時北方人與蒙古人接觸較多，在受蒙古語的影響下而產生的北方民間俗語。²⁰⁾到了元末明初時期，“很”作副詞用例開始增多。當時用於朝鮮人學習漢語的教材《老乞大》，也有“很近、很玩、很好、很勞壯”等16例“很”作副詞的用例。“很”在元代的使用加快了“很/狠”由形容詞“凶狠”義向程度副詞過渡的進程。

例23：咱哥妳投順承門關店裏下去來。那裏就便投馬市裏去很近。（《老乞大》）

例24：主人家哥說的很是，俺也打聽得今年這裏田禾不收。（《老乞大》）

程度副詞“很/狠”作補語發展情況如下：

根據現有文獻資料推測，“很/狠”作爲程度副詞最早出現或開始運用於元代，當時“很”與“狠”通用，²¹⁾但“很/狠”只作狀語，不作補語。到了明代，“很/狠”不但可以作狀語，也出現了作補語的用例。但這裏的“狠”可理解爲形容詞“凶惡”作補語。

意思相同，於是“狠”、“很”通用。《篇海類編·鳥獸類·犬部》：“狠，與很同。惡也。”在魏晉以後“很”與“狠”才廣泛通用。

19) 王靜，《“很”的語法化過程》，《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3（4），558頁。

20) 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蔣紹愚、徐昌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251

21) 王靜（2003）指出在元明以前的書中，從沒有看到“很/狠”作狀語修飾別的形容詞的例子。但是，在元典章裏卻有“很”作爲程度副詞的用法。並且在元代編著的爲朝鮮人學習漢語所用的古書《老乞大》中，有“很牢壯”、“很好”、“很虧著俺”等用法。據梁武鎮（2000）考察，《老樸集覽》有如下解釋：“很，極也。很好……今不用。”該文還引太田辰夫的觀點，認爲“很”就是程度副詞“很”，是在元代和蒙古人接觸較多的北方人之間使用的俗語。根據現有文獻資料推測，“很/狠”作爲程度副詞最早出現或開始運用於元代，當時“很”與“狠”通用。

例25：妻子驚惶無計，對著神像只是叩頭，又苦苦哀求廟巫，廟巫越把話來說得狠了。（《初刻拍案驚奇》，三十九回）

例25中的“狠”可以理解為形容詞“凶狠”之意，句法位置是副詞形成的決定性條件，由於“狠”位置的後移使得“狠”作補語的用法得到發展，這正是“很/狠”由形容詞作補語向程度副詞作補語的過渡時期。

在明代，“很/狠”作為形容詞的用例仍然多於作為程度副詞的用例。在《金瓶梅詞話》和《西遊記》中，“很/狠”作為程度副詞的用例極少，遠少於作為形容詞的用例。但此時“很/狠”已經發展為可以作為程度副詞作補語，出現了“AP/VP+得/的+狠/很（了）”的結構形式，如下：

例26：行者笑道：“這家子遠得狠哩！相去有五七千裏之路。”（《西遊記》）

例27：大娘在那裏冷清清，和大姐、劉婆、三個坐著講閑話，這裏來這樣熱鬧得很！（《金瓶梅詞話》）

到了清代，“很/狠”作為程度副詞的用例明顯增加，《儒林外史》中“狠/很”為程度副詞有23例，形容詞只有5例，此時作形容詞的“很”呈衰退之勢。《老殘遊記》中“很”出現94次，全部為程度副詞，沒有作為形容詞的用例出現。同時程度副詞“很”作補語的用法也有增無減。出現了“AP/VP+得/的+狠/很（了）”的結構形式，如下：

例28：公子見他兩個要看，便把信遞給他兩個，說：“九公惦著你們兩個的很呢，快去看罷！”（《兒女英雄傳》）

例29：這位欽差來得嚴密得很，只帶著兩個家人，坐了壹只小船兒，昨夜五更到了碼頭，天不亮就傳碼頭差到船上，交下兩角文書來，壹角筭山陽縣預備轎馬，壹角知照河台欽差到境。（《兒女英雄傳》）

例30：胡八哥的新居幹淨的狠哩，鳳四哥，我同你擾他去時，你就知道了。（《儒林外史》）

例31：只因他歡喜得很，痰湧上來，迷了心竅；如今只消他怕的這個人來打他一個嘴巴，說：‘這報錄的話都是哄妳，妳並不曾中。’（《儒林外史》）

例32：妳壹個梨園中的人，卻有思念父親、孝敬母親的念，這就可敬的狠了。（《儒林外史》）

由於“狠”與“凶狠”之意近，後人就用“狠”代表形容詞“凶狠”之意，用“很”作為副詞表程度。作形容詞的用“狠”表示，作程度副詞的用“很”表示，因作形容詞“凶狠、乖戾”意的“狠”與表程度的副詞“很”之意已相距甚遠，後來，“很”和“狠”已經完全分化為兩個詞了。

在現代漢語中，“很”作補語的結構形式逐漸固定，結構形式較近代漢語時期有所減少，結構穩定單壹。隨著“很”作狀語的用法不斷發展，“很”作補語的用法逐漸減少。在《圍城》和《白鹿原》中僅出現一種形式“AP/VP+得+很”，且用例不多，與明清時期相比，使用率明顯下降。

例33：黑娃撒謊說：“我爸窮得很，給我訂不起媳婦呀！”（《白鹿原》）

例34：忽然怒起，撕為粉碎，狠聲道：“好，你倒自由得很，撇下我就走！”（《圍城》）

本文將明、清、現當代幾部重要文學作品中程度副詞“很/狠”作補語的使用頻次、結構形式進行統計整理，具體情況如下表：

表四 程度副詞“很/狠”作補語的使用頻次統計表

文獻時代	文獻名稱	“狠/很”作狀語的使用頻次	“很 / 狠”作補語的使用頻次	補語所占比例 (%)
明代	初刻拍案驚奇	1 (狠1例)	1 (狠1例)	50
明代	西遊記	1 (狠1例)	4 (狠3, 很1)	80
明末	醒世姻緣傳	2 (狠1, 狠1)	4 (狠3, 狠1)	67
清代	儒林外史	0	23 (狠7, 狠16)	100
清代	老殘遊記	77 (很77例)	18 (很18)	19
現代	圍城	222 (很222)	119 (很119)	35
當代	白鹿原	289 (很289)	21 (很21)	7

表五 程度副詞“很/狠”作補語的結構形式統計表

文獻時代	文獻名稱	結構形式
明代	初刻拍案驚奇	VP+得+狠了
明代	西遊記	AP/VP+得+狠, AP+得+很
明代	醒世姻緣傳	AP/VP+得+很, VP+的+狠
清代	儒林外史	AP/VP+的/得+很, AP/VP+的/得+狠(了)
清代	老殘遊記	VP/AP+得/的+很
現代	圍城	AP/VP+得+很
當代	白鹿原	AP/VP+得+很

通過對比分析，本文總結出《醒世姻緣傳》中程度副詞“很/狠”作補語的主要特點為：

1. “很”已虛化爲程度副詞，“狠”作爲形容詞與程度副詞共存

《醒世姻緣傳》中的“狠”，多數用例是作爲形容詞使用，表示“凶狠”義，如：狠命、狠心、狠似狼、比仇人還狠等；“狠”作程度副詞的用例與作形容詞的用例相比使用較少，僅出現2例：“那幾日狠暖和”、“喜歡快樂的狠”。而“很”在語料中只出現了4例，全部爲程度副詞，沒有作爲形容詞使用的用例。可見“很”已經逐漸擺脫形容詞義“凶狠”，基本完成了由形容詞向程度副詞的虛化過渡。

由此本文認爲《醒世姻緣傳》中的“很”與“狠”正處於兩詞分化的開端，發展已經表現出了不平衡。“很”已經基本上由形容詞虛化爲程度副詞，而“狠”仍然保留著形容詞“凶狠”的語義，且使用頻率高。“很”的詞性單壹，“狠”作爲形容詞與程度副詞共存。

2. “狠”作爲形容詞作補語與作爲副詞作補語的用法共存

在語料中，“狠”有兩種詞性，形容詞和副詞。這兩種詞性的“狠”都出現了作補語的用例，例如作爲形容詞的“狠”出現了“打的狠”，作爲程度副詞的“狠”出現了“喜歡快樂的狠”。詞性不同，語義也不同，“打的狠”表示“打得凶狠”，“喜歡快樂的狠”表示“喜

歡快樂的程度”，這裏的“狠”已與“凶狠”無關。由於作為形容詞的“狠”位置的後移作補語，促進了在補語位置出現的“狠”由形容詞向程度副詞轉變的虛化過渡，“狠”由形容詞作補語的“凶狠”義虛化為無實際意義的程度義，兩者的共存共現也是“狠”在這壹特殊發展時期的重要體現。

3. 處於程度副詞“狠/狠”發展的初期，作補語的用法占優勢

從使用頻次上來看，《醒世姻緣傳》中作為程度副詞使用的“狠/狠”還屬於發展的初期，之前的《初刻拍案驚奇》和《西遊記》中也都僅有幾例“狠/狠”作為程度副詞使用的用例。此時“狠/狠”作為程度副詞的使用頻率很低，用法不夠穩定。但我們發現，在這壹時期，程度副詞“狠/狠”作補語的用例多於作狀語的用例。通過上面表格中的統計結果可以看出，明代的《西遊記》、《醒世姻緣傳》和清代的《儒林外史》中都明顯地表現出作補語的“狠/狠”在使用上更占優勢。

程度副詞“狠”作補語占優勢的主要原因是：隨著“狠”由形容詞逐漸虛化為程度副詞，“狠+VP/VP”與“VP/VP+得+狠”在明代文學作品中出現並在清代的作品中得到廣泛使用。此時，作狀語的“狠”與“甚”相對應，程度副詞“甚”在使用上占優勢，新興副詞“狠”的發展受到“甚”的影響及限制。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醒世姻緣傳》中僅有的幾例“狠”也只是做補語，沒有出現作狀語的用例。因為表示程度高的狀語基本被“甚、大、十分”等核心程度副詞占據。隨著語言的發展，“狠”和“甚”表現出了新舊的交替現象，²²⁾新生詞“狠”隨著不斷發展動搖了“甚”的核心地位，在清代晚期的作品中“狠”多用於口語中，“甚”在使用場合和說話人身份上諸多受限，多出現在敘述性語言或雅言中。因此“狠”作狀語的比例不斷上升替代了“甚”核心的地位。

清代時期，“狠”作為程度副詞的使用頻次不斷增加，遠遠超過了其作為形容詞

22) 傅書靈 (2007) 通過對明清文學作品的考察，得出結論：“狠”的出現與“甚”無關，但“甚”的萎縮與“狠”有很大的關係。從語義上看，“狠”和“甚”都屬於絕對程度副詞，表達高程度，都只用於程度的認定，不用於程度的比較，二者的語義特征並無太大區別。從語言發展上看，清代時“甚”逐漸成為舊的語言成分，“狠”則是語言中的新生代，“狠”的出現並不斷擴展，自然要動搖屬於壹個語義系列的古老的“甚”的統治地位。從語法作用上看，“甚”主要固定在狀語的位置上，而“狠”在補語、狀語兩種位置都可以自由出現，比“甚”要活躍得多。

的用例。隨著程度副詞“很”的迅速發展，其作狀語的用法發展迅猛，清末的《老殘遊記》，已經有大量的程度副詞作狀語的用例，數量上遠遠超過了“很”作補語的用例。同時，“很”完全虛化為程度副詞，不再出現“很”作為形容詞的用例，“很”完全取代了“狠”的程度義，在《老殘遊記》、《圍城》、《白鹿原》中已不再出現“狠”作為程度副詞的用例。“狠”則表示形容詞“凶狠”之意。作形容詞和作程度副詞時分別用“狠”和“很”來表示，“很”和“狠”分化為不同的兩個詞。清末，“很”作狀語的用法已經優勢凸顯，並且在現代漢語中不斷發展。在現代漢語中，“很”的使用頻率很高，是最主要的核心程度副詞。

《醒世姻緣傳》中的結構助詞“得”與“的”混用無別，可視為同壹助詞的異體形式。程度副詞“很/狠”作補語時，前面都有結構助詞“得/的”的連接。在現代漢語中，“很”作補語只能用於組合式結構中，與結構助詞“得”連用，實際上已成了一種搭配定型的慣用法。

V. 結論

明末是近代漢語的中晚期，是近代漢語向現代漢語轉變的時期，也是近代漢語語法發展的最後階段，更是近代漢語語法系統發展較為成熟的時期，系統研究這一時期的作品，可以清楚地描述出漢語系統從明清一直到現代的發展軌跡。

通過對語料的詳細分析，6個可補程度副詞“異常、甚、很/狠、極、忒、至”。從表義功能上看不表示比較，只表程度，但所表示的意義略有深淺強弱之分，“異常、極、至”表達的程度高於“甚、很/狠、忒”。從結構方式來看，組合式補語使用頻次明顯高於粘合式補語，多數情況帶補語標記“得/的”，被飾成分多為形容詞和心理動詞。

通過對程度副詞“極”和“很/狠”作補語的來源與發展過程的考察，發現程度副詞“極”作補語的主要特點是：(1)“極”作補語的用法已經相對成熟，虛化程度高。與之前的《朱子語類》、《金瓶梅詞話》相比，“極”作補語的用例明顯增加，成為《醒世姻緣傳》中最主要的可補程度副詞，語法功能增強，為之後“極”作補語的不斷發展奠定基礎。(2)“極”不僅繼承了古代漢語中的結構形式“AP+之極”，而且也出現了近代時期

產生和發展的結構形式“AP/VP+得/的+極了”和“AP/VP+極了”。“AP/VP+得/的+極了”是一個組合式結構，語料中結構助詞“得”與“的”混用無別，可以視為同壹助詞的異體形式。且此結構中助詞“得/的”出現與否，既不影響語義，也不改變句法結構，出現了兩種結構形式的並用並存現象。(3)語料中除了“AP+之極”以外的用例，“極”後全部出現了語氣助詞“了”，“極”與“了”的粘合使用已經相對固定，成為現代漢語“極”與“了”粘合連用的重要基礎。

程度副詞“很/狠”作補語的主要特點是：(1)“很”與“狠”正處於兩詞分化的開端，發展已經表現出了不平衡。“很”已經基本上由形容詞虛化為程度副詞，“狠”仍然保留著形容詞“凶狠”的語義，且使用頻率高。“很”的詞性單一，“狠”作為形容詞與程度副詞共存。(2)由於形容詞“狠”位置後移作補語，促進了在補語位置出現的“狠”由形容詞向程度副詞轉變的虛化過渡，形容詞“狠”作補語與程度副詞“狠”作補語的用法共存共現也是“狠”在這一特殊發展時期的重要體現。(3)在使用上“很/狠”作補語比作狀語更占優勢。此時，有大量的表相同或相近程度義的程度副詞共存，新興副詞“很”的發展受到“甚”等程度副詞的影響及限制，作狀語的用法受到排擠，所以出現了較多作補語的用例。《醒世姻緣傳》程度副詞作補語的情況，正反映了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語言面貌，恰恰能夠反映出程度副詞在這段時期發展變化的狀況。希望本文的考察能為近代漢語的程度副詞研究提供資料，為專書及斷代研究提供借鑒及參考。

【參考文獻】

- 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朱德熙，《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1980。
 朱德熙，《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1982。
 朱文靜，〈程度副詞“極”句法功能的發展演變〉，《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8)。
 向熹，《簡明漢語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蔣冀聘·吳福祥，《近代漢語綱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邢福義，《漢語語法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 張誼生,《現代漢語副詞研究》,學林出版社,2000。
- 楊榮祥,《近代漢語副詞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
- 陳群,《近代漢語程度副詞研究》,巴蜀書社,2006。
- 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1980。
- 王力,《中國現代語法》,商務印書館,1985。
- 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中華書局,2005。
- 傅書靈,《〈歧路燈〉程度副詞“極”字考察》,《安陽師範學院學報》,2005.4。
- 李傑群,《“甚”的詞性演變》,《語文研究》,1986(2)。
- 饒繼庭,《“很”+動詞結構》,《中國語文》,1961(8)。
- 趙軍,《“極”的語法化、可補性和相對性》,2006。
- 葉南,《程度副詞作狀語和補語的不對稱性》,《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5)。
- 唐賢清 陳麗,《“極”作程度補語的曆時發展及跨語言考察》,《古漢語研究》,2010(4)。
- 唐賢清 陳麗,《程度補語“煞”的曆時來源及跨方言考察》,《理論月刊》,2011(2)。
- 唐賢清 陳麗,《“死”作程度補語的曆時發展及跨語言考察》,《語言研究》,2011(7)。
- 馬慶株,《含程度補語的述補結構》,《語法研究與探索》(四),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 呂文傑,《現代漢語程度範疇表達方式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3。
- 王靜,《“很”的語法化過程》,《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3(4)。
- 王靜,《“很”、“非常”和“十分”的不對稱及其原因》,《黃河科技大學學報》第5卷第4期,2003.12。

【中文提要】

Marriage Stories to Awaken the World is the important language material in modern Chinese period, its choice of words greatly reflects the language phenomena and laws of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modern Chinese. There are six complemented adverbs of degree “unusually, even, very(cruelly), extremely, severely, supremely” in Marriage Stories to Awaken the World. From the view of the ideographic function, the predicate-complement structures composed by the six complemented adverbs of degree do not mean the

comparison, but the degree. The meanings that different adverbs represented are quite different, the expressions of “unusually, extremely, supremely” are higher than “even, very(cruelly), severely”. From a structural point of view, the use frequency of combinative complemen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adhesive complement. In most cases with complementizer “de”, the modified components are adjectives and psychological verb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degree adverbs “extremely” and “very(cruelly)” used as the complement.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sage of “extremely” in different period,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major features that degree adverbs used as complement in *Marriage Stories to Awaken the World*. (1) the usage that “extremely” used as complement is comparatively mature, the grammaticalized degree is high. Compared with the Zhuzi’s Language Category, *Jinpingmei Cihua*, the cases that “extremely” used as complement increase obviously, “extremely” has become the main complemented adverb of degree in *Marriage Stories to Awaken the World*,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 is more prominent, it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extremely” used as complement. (2) “extremely” not only inherits the structural form “AP+extremely(之極)” of ancient Chinese, but also appears the structural form “AP/VP+de(得/的)+extremely(極了)” and “AP/VP+extremely(極了)” of modern period. “AP/VP+de(得/的)+extremely(極了)” is a combinative structure, the structural particle “de”(得) and “de”(的) in the corpus can be regarded as a variant form of the same particle. In the structure, whether this particle “de”(得/的) appears or not, will not affect the semantics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two structural forms can coexist. (3) Except the case of “AP+extremely(之極)” in the corpus, the modal particle “le(了)” all appear behind the

“extremely(極)”, the adhesive use of “extremely(極)” and “le(了)” is relatively fixed, and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adhesive use of “extremely(極)” and “le(了)” in modern Chinese.

The main features of degree adverbs “very/cruelly” used as complement in *Marriage Stories to Awaken the World* : (1) “very” and “cruelly” i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differentiation, the development has shown the imbalance. Basically, adjective “very” has already weakened into degree adverb, while “cruelly” still remains the meaning of “cruel” as an adjective, and the frequency of use is very high. The part-of-speech of “very” is single, while “cruelly” can coexist as adjective and adverb of degree. (2) Because the adjective “cruel” moves backwards as complement, it promotes the “cruel” in the complement position along with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adjective to the degree adverb. The coexistence of adjective “cruel” as a complement and degree adverb “cruelly” as a complement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in this particular period of development. (3) In practical use, “very/cruelly” used as a complement is more dominant than it used as the adverbial, at this point,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the same or similar degree adverbs coexi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merging adverb “very” is influenced and restricted by the degree adverb “even”, the use of adverbial is marginalized, so there are more use cases as complements.

【主題語】

정도부사, 《성세인연전》, 근대한어, 보어, “극”, “흔/흔”

程度副詞, 《醒世姻緣傳》, 近代漢語, 補語, “極”, “很/狠”

degree adverbs: *Marriage Stories to Awaken the World*; modern Chinese;

complement: “extremely”: “very(cruelly)”

투고일: 2016. 1. 15 / 심사일: 2016. 1. 20~2. 5 / 게재확정일: 2016. 2. 15